

世間異聞錄

青森文化



與鬼相應的自述

由發現自己被鬼附身開始，透過親身的靈異經歷，再告訴你一些病痛惡疾、思覺失調、抑鬱跳樓、精神分裂、靈魂離體等神秘難解之事。

棋子著

The image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graphic design. At the top, a hand is shown holding a brush, as if writing. Below this, the characters '世間覺系列' (Worldly Awareness Series) are written in a bold, black, blocky font. Underneath that, the characters '與鬼相應口誦' (Oral Recitation Corresponding to Ghosts) are also written in the same bold, black font.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inimalist,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rplay of text and imagery.

(1)

緣起

有一晚我獨自坐在大廳中，想著觀音菩薩頭頂上阿彌陀佛的故事。

觀音菩薩其實一早已成佛（名正法明如來），但祂倒駕慈航（返）回這世界做菩薩，救度一切眾生，使眾生免於苦難及在六道（天道、阿修羅道、人道、畜牲道、餓鬼道、地獄道）中輪迴（不斷轉生再世）流轉生死，同時祂亦立下誓願說如果祂違背誓言，祂的頭顱將碎裂為千片。

有一天，觀音菩薩站在須彌山頂環顧世間眾生，發現無數人仍在六道中輪迴流轉生死，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痛苦也沒有減少。祂心生氣餒地說：「唉！世人的苦難是與生俱來的，只要世間存在一天，苦難就存在一天。如果無法斷絕苦難，如何能度盡蒼生？看來當年的誓願是自尋苦惱、不自量力。我還要白廢力氣嗎？倒不如現在就回轉極樂世界去吧！」

觀音菩薩當下起了退轉之心，而當年的誓言亦隨即應現：祂的頭顱立即碎裂成千片，猶如千葉蓮花散落，受到極大的痛苦。此時祂的師父阿彌陀佛前來，對觀音菩薩說：「觀音啊！你千萬不可違背誓言！不然，祂所做的一切善行，都將變成虛妄，祂只要繼續堅持下去，必能完成弘願的。」

阿彌陀佛於是發揮不可思議之力量，將碎裂的觀音菩薩頭顱重整成十一面及伸出手臂，頭頂亦升起一座化佛相「阿彌陀佛」，之後並說真言：「唵嘛呢叭彌吽！」觀音菩薩聽聞這六字真言後，立刻得到大智慧，也剛強起來，再無軟弱後退之心。

我衝口而出說：「有用嗎？救度得了所有人嗎？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從它的根開始糾正及教育，不是在造作種種惡業（惡行）後，得到了惡果（後果）才去解決，很多人根本不明白因果，亦不相信因果，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會造成的後果，因為他們都感應不到，即使別人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這是由於他們自身的業障太重，無知、執著、愚痴、顛倒是非，亦習性難除，即使地球滅亡，也不會救度得了所有人，相反只會越來越多人，世人只會不停的重複下去，永永遠遠、生生世世也在六道中流轉生死……」

之後我把這件事情淡忘了，隨著在我身上所發生的靈異事件越來越多，我開始覺得自己的經歷及看法，其實也可以給別人帶來一點啟發及反思，但是會有人相信嗎？直到發生佛門事件，才加強我的信心去完成這本書，那時我在想：既然決定出版這本書，是應該在佛教道場免費給有緣人贈閱嗎？但是我覺得這是偏離了我的本意，因為去得佛教道場的人，本身已是與佛有緣，亦明白到要謹守自己在身口意（身體、言語及思想）上的所作所為，也明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即釋迦牟尼佛的三世觀及因果理論。而我的目標讀者是一群尚未認識到佛教及不了解因果的人，所以要寫得淺白一點，以迎合不同根器（慧根）的讀者。當初我在不太認

識佛教時，曾拿起一本佛教書籍來閱讀，也因為它的用詞專業及艱深而放下。這點我是了解的，當然，深一點我亦寫不出。

我們每天也會跟很多認識、不認識的人互動及結緣，是善緣還是惡緣？全憑自己一念之間，有人問：「你學佛究竟學了甚麼？」我會告訴他我學會了轉念，譬如今天遇上不認識的人對我怒目而視、言語粗魯，我明白到是因為前世與他結下不善之緣，今世大家有緣再聚，那份惡緣還是繼續下來，但是我不會再心隨境轉（因為他的怒氣而影響我的心境）。相反，我覺得他其實也是蠻可憐的，因為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怒氣何來？而只是純粹覺得心口有團火，或看我不順眼，就是這樣四處結下惡緣，這時我反而會笑起來，笑我們人類的可悲，生生世世也是在不斷循環這種模式，慈悲心也油然而生，希望帶給他一點安樂（慈），以及拔除他的痛苦（悲）。當然我的修行又未有那麼高，特別是在面對丈夫時。其實又可以這麼想，丈夫的出現是幫助我修習忍辱，只是我未有這等智慧及忍耐力去實踐，故我也只是一個極普通的凡人，並且累世造作的惡業（因）比較多，今世又造作種種不善業（因），在循環累積下，因（緣）成熟結果，才有有眾等惡果（果）發生在我的身上（因+緣=果），猶幸我尚存一點慧根及與佛有緣，也得蒙眾靈的幫助及感應到身上種種異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將心比心。

2015年10月書

序（一）

佛經有個典故，提到一群盲人觸摸一頭大象，之後要他們各自形容大象的形象——觸摸象耳的盲人形容如簸箕（類似垃圾剷），觸摸象頭的盲人形容如水缸，觸摸象牙的盲人形容如犁（是一種能夠翻出深層泥土、牛拉的農具），觸摸象鼻的盲人形容如犁柄（拉車的棍柄），觸摸象背的盲人形容如研鉢（配合研杵使用把固體研磨成細小粉末的研磨器），觸摸象腹的盲人形容如甕（盛載酒水的大器皿），觸摸象腳的盲人形容如柱，觸摸象尾的盲人形容如粗繩，觸摸象尾末端毛束的盲人形容如一柄掃把。對各位盲人來說，他們統統都沒有說錯，卻也不代表任何一位是對的。

人們通常站在自己的經驗、立場、知見，主觀地認為自己看到的、聽到的、認知的、推斷的，就是整件事物之全部及其真實相貌，認定及堅持那是對的，殊不知只是整件事實的部分狀態，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理解及觀點，要瞭解事實之全貌，就要把各人的觀點拼合起來，才能完成整幅拼圖，以窺全貌。

在2013年底，我報讀了「中醫基礎食療」課程，一名老中醫在小息期間替我把脈，把脈良久之後說：「你嘅內臟曾經一齊全部瞓晒覺！中醫幫唔到你，西醫更幫唔到你！搵個宗教嚟信啦！等自己有個寄托！」之前我刻意不告知他我的任何病歷，因此對他的說法感到十分詫異和好奇。我隨即向他請教內臟睡了覺的對應方法，他說：「令佢哋活起嚟！」那次之後我沒有再跟他談及病，而那幾個字就令我困惑了幾年。

小小年紀的我，已跟一大班鄰居朋友跑進教堂唱聖詩、讀聖經、背金句、聽耶穌偉大及神奇的事蹟，一直維持至初小。我就讀的小學及中學，分別是基督教及天主教背景的學校，十多年前亦曾參加基督教的慕道班，但我卻不是神的追隨者，因為從未決志（決定志向、立志追隨，把身心交託給神的意思）或受洗。2001年進行開腔心臟手術後大半年，我的身體日漸轉差及感到力不從心。2008年，我先後參加了一個氣功班及打坐班以改善體質，無意中讓我認識到「因果病」這名字，從而走進佛教的「自修」世界。在斷斷續續的自學生涯中，頭上浮起一層又一層的雲霧，只感到有些內容契合個人的經歷及人生觀，包括一些中西醫解釋不了的病況、一些奇異或靈異的事件、心靈覺醒等，繼而像有一股魔力把我吸進去。在2012年，我報讀了一些中醫基礎課程，亦即在那時候遇到上面提及的中醫師。在2014年中，我「正式」報讀佛教「禪修基礎班」的同時，也繼續數年來每晚打坐的習慣，在打坐安住身心的路途上，除了替身體帶來一些改善，也獲得不一樣的體驗及經歷。這些年來，配合佛陀對世間的解說和言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演說，讓我對世間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帶來心靈上的無盡啟發，也就是這套「世間覺」系列的內容，包括《與鬼相應日誌》、《宗教及人生》、《身心靈》、《佛教脈絡》。

《與鬼相應日誌》是敘述昏迷時靈魂離體的經歷、打坐時的奇異經歷，以及一些親身遇上的靈異奇怪事件，乃至其他國家地區對鬼、靈魂的看法，並且拆解多種靈異現象的成因。當中提及末學患的心口痛，竟在數月及數秒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經過，一切猶如故事的情節和巧合，信不信由你！雖然在經歷某些事情後，令我在精神及心靈上受了很大的困擾及創傷，卻

讓我更清楚瞭解這世間的「真實」運作，以及一些奇怪疾病的來源。

《宗教及人生》共七個篇章，分上、下兩冊，包括宗教解讀、覺I至III、佛教底蘊I至III、一神教底蘊。「宗教解讀」部分是在拆解道教、佛教、儒家、一神教等各宗教或學說的內容及異同，「覺」則是剖白在這些年來，我在人生及學佛路途上得到的一些心靈啟迪及感悟，內容以三組（I至III）的形式逐步呈現，期望能使讀者由淺入深認識「我的世界」和「佛教的真實內容」。而《宗教及人生（下）》包含詳細解剖一神教各教派。

《身心靈》分身、心、靈三個篇章：「身」是指身體、健康方面，內容涵蓋強調「和諧、平衡」的中醫歷史、強調「科學、精準」的西醫歷史、中西醫比較、中醫理論，以及中醫、佛教及身心的關係，命名為「身體篇」，其中包括揭開老中醫能說出我的病因的神秘面紗。「心」是指心理質素方面，其實就是《宗教及人生》之延續篇，在上冊及下冊兩本書中已包含了覺I至覺III。因此在《身心靈》一書中，命名為「覺IV」，內容更為現實貼地及趨向身心的解脫。「靈」是指靈性、靈修方面，是透過禪修來沉澱思緒、反思日常的言行及欲求，乃至觀察自己在思想上、情緒上的跳躍和轉變，亦會介紹打坐在各家各派中的分別，除了提及打坐的好處，亦會指出可能遇上的境界和危險，並提及末學遇上的境界，命名為「靈性篇」。

《佛教脈絡》主要是拆解強調「慈悲、平等」的佛陀生平及事蹟，以及佛教的來源、經書的結集、佛教的傳承，也拆解佛陀家鄉印度的社會結構。

這套書其實是回應在 2013 年底那位中醫師的話——「你嘅內臟曾經一齊全部喇晒覺！中醫幫唔到你，西醫更幫唔到你！搵個宗教嚟信啦！等自己有個寄托！」「世間覺」系列是以我的個人經歷為主導，再配以各宗教、中西醫學、養身指導、打坐知識、生活體悟、佛陀啟悟等各方面來解釋及印證的書籍，亦是一套結集以上各範疇的入門書籍。

經過這些年後，發覺每個宗教或學說各有長短、優劣，卻是缺一不可，互相結合方能解釋及圓融這世界，祈望這套書能給讀者帶來一點反思、啟發及靈感。整套系列的內容其實是我邊經歷、邊學習、邊研究、邊試驗、邊求証的親身歷練，因此未必能如一般介紹書籍般有系統，但末學已盡力重新編輯務求容易理解，不足之處，敬請原諒。

序（二）

我無陰陽眼（慶幸我沒有），但我「曾經」有陰陽耳及「曾經」給鬼魂自由進出身體，可能由於我曾在昏迷中靈魂離體，及體質比較特別，所以容易跟鬼相應，以致我在日後遇上靈異的事件特別多，多得令我有點吃不消。

我不是甚麼特異、通靈或宗教人士，我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主婦，沒有壯志雄心，也不嘩眾取寵，亦不想藉此成名謀取利益，只想以親身的經歷，去啟發他人對疾病、某些神秘現象及人生的認識，等他人有多一個角度的思考。至於讀者信不信、會不會嘲笑跟我無關，這是閣下的事。但請在不信及嘲笑的同时，用少少時間觀察及反思一下。

這五、六年來的壓力，主要來自出版這本書，因為我怕被指本書內容鼓吹迷信、妖言惑眾，更擔憂讀者只睇鬼神及拜懺部分，便跟隨我走過的路而出問題。畢竟我過往的歷練跟別人有點不一樣，我能夠以平淡、冷靜面對任何境況，但不代表別人也可以。因此懇請讀者也閱讀「世間覺」系列另外四本書籍《宗教及人生（上）》、《宗教及人生（下）》、《身心靈》和《佛教脈絡》，對世間有多一點的認知，不要做一個一知半解、糊糊塗塗、人云亦云的人。

《與鬼相應日誌》是以時間順序記錄末學的經歷及心路歷程的日誌，但順序中包含的一些文章是回憶的敘述，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不致產生混亂。

世間與玄列(1)與鬼相麻日誌

緣起

序(一)

序(二)

目錄

1992年—2014年

01. 昏迷中靈魂離體	13
02. 昏迷原因	14
03. 我中了風	16
04. 抑鬱發作	20

2015年

05. 4、14、44的詛咒	23
06. 轉捩點	23
07. 冤親債主：「你休想！」	25
08. 靈異事件	26
09. 鬼的神通	29
10. 發露懺悔	32
11. 第一部《梁皇寶懺》	33
12. 第三部《梁皇寶懺》	36

02	13. 誰叫狗狗的名？	37
	14. 鬼抓牆？	38
05	15. 第六部《梁皇寶懺》	39
	16. 紅衣女鬼走了？	42
09	17. 第七部《梁皇寶懺》	43
	18. 「大悲咒」是止痛藥	46
	19. 病了！	47
	20. 救命拜法	49
	21. 疾病	51
	22. 障礙	52
	23. 祖先的殺業	54
	24. 我是誰？I	55

2016年

	25. 新一年更怪異	59
	26. 佛七	60
	27. 是誰相助？	63
	28. 鬼籠	64
	29. 重新上路	65
	30. 壞習氣	66
	31. 遇上厲害的它	67
	32. 思覺失調？	67
	33. 新觀音菩薩像	69
	34. 孰真孰假？	70
	35. 出坡	70

	36. 下了地獄？	71
	37. 《華嚴經》的奇異經歷	72
	38. 再拜《梁皇寶懺》	74
	39. 修習了兩種圓通法門？	77
	40. 誰又在我口中走了？	78
	41. 善根初現	78
	42. 不科學的奇異事件	79
	43. 重回工作	83
	44. 出竅？夢？幻想？幻聽？	84
	45. 遇上前世修行高人	87

2017年

	46. 精神病人？異能人？	91
	47. 善知識的啟示	94
	48. 燒書給觀音菩薩？	96
	49. 最後靈異	96
	50. 我是誰？II	98
	51. 被送入醫院的原因	98
	52. 令人爆頭的讀音	99
	53. 清明法會	100
	54. 被吃掉身體的離婆多	103
	55. 臺灣的宮廟文化	104
	56. 鬼想怎樣？	108
	57. 附身 vs 奪舍	110
	58. 再度惹鬼	111
	59. 靈魂離體實驗	113

2018年

	60. 劍指	117
	61. 鬼的把戲	118

	62. 白色飄浮球體	120
	63. 夢中被追	121
	64. 邊鬼個踩我？	122
	65. 鬼是可惡的偷心賊	124
	66. 打坐中靈魂離體	125
	67. 西方靈媒的發現	127

2019年

	68. 精神病還是鬼整？	133
--	--------------	-----

2020年

	69. 外星人體驗地球生活	137
--	---------------	-----

2021年

	70. 鬼整的痛	143
	71. 通靈師	144
	72. 鬼姦？	147
	73. 鬼被困在人體內？	149
	74. 紅衣女鬼是我大婆？	152
	75. 棋局	154
	76. 再被送精神科	157

棋子的話

160

1992年 - 2014年

01. 昏迷中靈魂離體

我恢復「意識」了！第一個感覺是我的身體往後跳，身體前後搖擺不定站不住腳，之後感覺腳向後升起，我低頭卻看不見自己的大小腿。當身體成一水平線時，再升到天花板的角落，我就像一隻蜘蛛四肢抓著牆壁，低頭向下望，看見醫生、護士圍著病床，在我的心口位置打針（那時在深切治療部），我大聲叫：「你哋做乜嘢？我未死㗎！」

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有大叫出聲，也可能一直只是用念力、意念。

我不停地叫喊，一直也沒有人有反應，其實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靈魂離體這件事，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人有靈魂，甚至會離開身體。後來我閉上眼睛一會，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我感到被一股吸力扯回到身體裏面，意識已回到床上，卻開不了眼及動不了，只是感到他們在我的左面及左頸附近不知做甚麼。我覺得左面有東西從下而上被覆蓋，我以為被翻面皮，便在極度恐懼下說：「你哋想殺我，我就死吧！我好奩喇！」跟著意識就沒有了，再一次有意識時，是在模糊間打開眼睛看了一眼又再睡去，不知時間過了多久便真正醒來。那是惡夢的開始，不是我而是醫生、護士們。

後來才知道我共昏迷了三天。出院後自己洗澡時，發現左邊胸口上有一塊污漬總是洗不掉。有一天我終於跟母親提起這塊污漬，才知道在昏迷期間，醫生在我的心臟對上位置，割開

了一個一元硬幣大小的洞用來插管，想必是他在我的左頸旁及左面頰下放置物件或手部觸碰到我，並在我的左面上覆蓋手術布，才會令我聯想到被翻面皮。

02. 昏迷原因

我今年四十三歲。在二十歲時，某一天放工後下起傾盆大雨，那天我並沒有帶雨傘，就任性地在暴雨中漫步走向地鐵站。那時正是炎夏七月，地鐵內的冷氣十分強勁，衣衫單薄的我全身濕透，不禁打了數個顫抖。回家後雖然立刻洗熱水澡，但是晚上還是嚴重鼻塞感冒了。那時我心想自己一向身體健康，有七年之久未有患過任何疾病，況且那麼晚了，或許在睡眠時焗出一身汗，第二天或會痊癒……果然，睡醒後已沒有了鼻塞，就沒有理會，並跟朋友去街。幾天後突然發很奇怪的燒，日間是 100 度，半夜是 103 度至 104 度並且發冷，要蓋上三、四張被和輪流用兩個冰袋降溫。雖然每晚發高燒，但是在日間的時間裏，我還是精神爽利、毫無病態的跟朋友上街。直至兩星期後才入住私家醫院，因為醫生要我立刻入院檢查，這是第三位幫我看症的醫生。經過抽血、照肺一般檢查後，第二天，有一位年輕的心臟科醫生替我照超聲波。他一面照一面指著螢幕上的顏色給我解釋，結論是心瓣有被破壞的跡象，血液在心瓣倒流，而且驗血種菌有細菌，是過濾性病毒感染。甚麼？沒有可能吧？可能大家也是血氣方剛，聽著我一連串的否認及質疑，簡直是侮辱了他的專業資格，看著他面紅耳赤、激氣的樣子，我又怎會理會？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病，因為從小都不用吃太多藥，步入診所就已經康復，更何況七年之久未有看過醫生？由於醫生說明要留院注射差不多五十天的抗生素殺菌，所費不菲，加上媽媽身在內地，初出茅廬工作的我沒有錢結賬，所以我主動提出轉往公立醫院。之後再打電話回家，媽媽居然自大陸回來了。一向勢不低頭、自我、任性、堅強、主觀、獨立的我，怎會反口覆舌改變轉院的決定？只記得在離開醫院前，護士給我插了黃豆及注射了盤尼西林針，醫生也叮囑我要立刻入公立醫院，當然我是當耳邊風。

轉院期間第一件事，是先回家洗一個舒舒服服的熱水澡，之後再回公司交代工作，才施施然、笑嘻嘻的步入公立醫院，這時已超出醫生叮囑限時的兩三小時！坐在沒有冷氣、多人共用的大房裏，與之前粉紅色、只有我一個人的冷氣病房是差天共地。嘴扁扁的我皺著眉頭一臉不滿意，媽媽安頓我之後，就跟我當時的男朋友一起離開。之後她們再買魚蛋粉回來給我吃就離開了，我獨自坐在床上，一邊咬著魚蛋，一邊閱讀早已預備的報紙。不久後看見大約十名醫生，圍著前方的病人診症，在他們經過我後數秒，我突然覺得身體有點異樣，感覺像是被抽離般與外間隔離。我於是趕快吞下那顆魚蛋躺下，就在這時，說是回家的媽媽又再回來（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遺留了一本書在車上），看見我面色不對就問：「你做咩？」最後我的說話是：「唔知！」跟著男朋友也回來，那時即使他們問我甚麼，我也只是眼睜睜的看著他們說不出話，繼而手腳開始不受控制的輕微拉直，眼淚不受控制的簌簌而下。他們於是去找醫生，三催四請下醫生才勉強的走來，坐下就問：「你叫咩名？」醫生得不到答覆就看著流淚的我，又再一次重複的發問，依然得

不到答覆，就沒好氣地說：「你再唔答我就走喇！」雖然說不出話，但我的意識仍是清醒及聽覺依然正常，心想如果我可以起身，一定打他兩拳，結果當然是我眼睜睜看著他的背影離去。忽然死亡的感覺籠罩著我，但是我並不害怕，只是問了自己：「有無嘢後悔？」、「有無嘢未做？」在回答自己「無！」後，就失去了意識。

03. 我中了風

那時醫生來為我抽血，這是他的惡夢，因為每次均要動用多人來按著我，才可以成功抽到一支血。在昏迷時，我覺得他們是在替我打「毒」針想殺死我，所以每一次抽血，我也是用盡全力擺動身體。最記得有一次（估計大約是昏迷醒後半個月），醫生召來三名大漢「服侍」我，他們死命的按著我，我就死命的擺動，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醫生也未能完成任務，就流著大汗叫其他大漢先行離去讓他獨自處理。當時醫院是沒有冷氣的，我也是渾身濕透、氣喘喘、縮在床邊看著他，他像生意失敗的模樣頹然坐在椅子上說：「唉！你明明都中咗風啦！都唔知點解仲咁大力，你乖啦！俾哥哥抽一支血，我應承你聽日唔嚟！」我用疑惑的眼神看著他，那時的我是又啞了，他不停的求我，終於我伸出友善的左手，他抽完血後滿心歡喜的走了，他的確很守信用，第二天真的沒來，但是第三天……不過我已沒有再跟他「打架」，因為發覺自己並不會死。

如果那位醫生在閱讀這本書，請容我說一聲抱歉！

他說我中了風？其實是右邊的身體及手腳無力不太能抬起來，即使勉強用力抬起手臂，也因為定不下來而搖來搖去、轉來轉去，但是我卻依然可以轉動身體，所以才能跟醫生搏鬥。可笑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風，也沒有人告訴我中了風，而我亦不知道甚麼是中風，還多次嘗試走下床去洗手間，所以我的床友常被嚇得大叫（其實我的腳只是碰到地下）。最後護士在我的床邊圍上欄杆，而我就在那窄窄的空隙，再嘗試走下床，最厲害的程度，也只是坐在床邊雙腳垂下，直至一個晚上，有一位護士長巡房，在她經過我的身邊時，我跪在床上像貓爪了她一下，她就大叫著一邊跑開一邊高叫：「佢癲咗呀！佢抓我呀！」從那天晚上起（昏迷醒後約大半個月），我就日夜被縛在床上動彈不得。

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醫院，開始可以坐輪椅到樓下走走，真心不喜歡坐它的感覺，雖說有人推著向前走不用自己步行，但是看著他們說話，卻不知他們在說及笑甚麼，心裏有多難過！而我不獨是聽不到，也說不到啊！終於有一天，媽媽說醫生告知可以轉院，我是多麼的高興（之前時常哭著要走人），真想立即離開這「殺人」的地方。其實直到離院前一刻，我也是認為他們想殺死我，結果我又回到之前的私家醫院。我再次見到那位靚仔醫生，他叫我「吖」一聲給他檢查喉嚨，我就是這樣發出我的第一下聲音。之前在公立醫院怎樣檢查也是正常，就是找不出原因，還說要做言語治療呢！到了這熟悉的地方，我是打從心底的高興，也走下床去洗手間，不知怎的就是走不直，只可以扶著牆壁向前邁進。鄰床的婆婆也是一直的在叫護士。我有一次被護士捉回床上、一次撲向正進病房的靚仔醫生。及後就開始了物理治療療程，初級動作開始後不久，就被靚仔醫

生要求做高級動作，而舉起手腳的運動，常常由十分鐘增至三、四倍，直至我筋疲力盡為止，但是我永遠也是笑笑口不會發脾氣。

在我住進私家醫院的期間，發生了一次「痴線」事件——就是我跟來探病的姐姐的朋友說著不知甚麼口音的說話時，腦海突然閃現了另一個人的樣子，於是我跟腦海中的那人（或面前那人）說了一句話。四周各人卻大驚失色，並且狂呼我是痴了線，因為那句說話令大家十分尷尬。其實在說畢那句說話，我已看清了眼前人並不是我腦海中那人。由於那句說話真的很令人尷尬，我唯有繼續扮傻微笑，而這種情況也只是發生過一次。

其實我也是一個頗無知的人，甚麼也不懂，連中風、靈魂離體等也未曾聽過。後來才明白是過濾性病毒破壞心瓣及心房顫動，使血塊隨血沖上大腦造成阻塞，是缺血性中風而非爆血管。

特訓

出院後，步行仍是很慢、很慢，只是快烏龜少許。日日以龜速跟阿媽飲茶，在口齒不清下日日在家唱卡拉OK。一個月後，我走四、五步大概是正常人的一步。出院後媽媽要求我寫 copy book，我常常因為寫不到似樣的字母發脾氣（比幼稚園生的字更核突），甚至鬧自殺。

那時在入院前申請了入讀文憑課程，出院後剛巧收到入學通知書，就決定上學一試。其實上學不是為了汲取知識，而是為了訓練自己的手腳活動、寫字及說話能力。第一天上學，媽媽反覆的說要陪我上學，也被我斷言拒絕。由九龍灣乘地鐵去九龍塘，到了地面再上天橋下天橋，繞過軍營就到校門，再步上五層樓梯就是課室。一般正常人由地鐵站出口，步行至校門需時十五至二十分鐘，而我第一天就用了大約一個半小時，還未計爬上五層樓梯的時間。其實學校設有電梯，但是為了訓練自己，我刻意走五層樓梯。由踏出家門起，沿路少不免被人投以奇異的目光，但是我也沒有理會，只專注自己的每一步，即使在放學時滾下地鐵站內的樓梯，也未有流下一滴眼淚。流下第一滴淚居然是在廁格內，因為穿不回那條有拉鏈的牛仔褲花了太多時間而被催促，外面傳來一次又一次的敲門聲。其實我比她們還著急。在廁格出來後看到長長的排隊人龍和鄙視的眼神時，我真的很傷心；第二滴淚是上打字堂，因為在中風前，一分鐘平均可以打四、五十個字母，全篇共錯七至八個字母。中風後，卻是一分鐘平均打二十個字母，全篇共錯了三至四十個字母，怎不由得一向自傲的我哭了？我幾乎把那台舊式、手動轉行的打字機砸爛再掃下地，起身想離開課室又不給走，唯有坐著發脾氣哭。後來男朋友教我，忘記自己學過打字從頭學起，才真的沒有再哭過。

這個從頭開始的方法真的很好，日後每當我遇上困難想不通時，就不再執著繼續鑽牛角尖或思想打轉，而是把它推倒從新再來一次，由零開始尋找答案或線索。

第一天步行上學的時間實在是太長，總不成以後也是這樣，於是我決定將每天步行上學的時間，要比前一天早一分鐘。在這麼微小的目標下，如我所願，在一、兩個月後，我已經可以減至半小時之內抵達校園。後來再在雙足縛上各 5kg 重的沙包，來回地鐵站以鍛煉腳力，每當脫下沙包後行走，便感到自己猶如在水上飄、懂得輕功，直至我能在十五至二十分鐘內抵達校園，就開始改搭電梯。那時我寫字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可以追到老師的速度，說話時的咬音也越來越清晰。本來已是自我，那時更加自我，如顧慮到別人的眼光及閑言，我又怎會進步得那麼神速？其實自從出院以來，腸胃已漸漸出現問題，因為每天吃過不停，而且吃極也不飽。那時在肉體上的改進及意志上的堅定，並不代表心智也跟著成熟，反而是退步了，而腸胃更是給我搞壞了。

十幾年後才知道，原來不練習上下樓梯，有機會造成日後腳掌在步行時成拖拉的模樣。

04. 抑鬱發作

在二十八歲時我結了婚。初期懷孕時，醫生及家人也反對我生子女，怕我生產後的健康狀況會變得很差。那時的我尚算十分健康，也沒有生病，我心想可能是在昏迷中風時的樣子嚇怕家人吧？在生女前數個月，醫生已命令我住院。最後需要剖腹才誕下女兒，我跟她尚未見面，我就被推進深切治療部觀察。因為我的心臟在生產後半年開始發大，所以就做了開腔心

臟手術，這時女兒才十一個月大。數個月後，我逐漸感到身體力不從心，晚上也睡不著覺，加上每天跟丈夫吵架，情緒及精神亦開始出現問題〈請參閱「精神病還是鬼整？」一文〉。因為丈夫是一個不善於處理及控制自己情緒的人，所以我的情緒容易被牽引及波動。那時女兒一歲半，我自覺再難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安排了女兒在兩歲生日後的第二天上學，自己則在家「攤屍」休息。可惜身體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更差。我除了感到身體十分疲倦、行幾步要休息之外，也時常在街上情緒失控哭泣。但是每當面對女兒及親友時，卻要極力控制及冷靜自己的情緒。面對在家日日戰爭吵架，那時真的是身心疲累！記得有一次帶約四歲的女兒看西醫，情緒病剛好發作，我竟然哭著要求醫生賜予仙丹或毒藥，只求舒緩心理上及身體上的不適。結果在他的建議下，我隨後便步上了十多年的中醫調理生涯。



25. 新一年更怪異

踏入 2016 新一年，並沒有為我帶來好運與幸福，更沒有帶來新的開始，相反比上半年更是奇怪，總覺得身體內有一個「它」在玩弄我，令我變得有點兒神經質。幾天後中午在家中打坐靜心的時候，我聽到身後上空一把怨咒聲。大約兩、三秒後我張開眼睛，那聲音亦跟著停止，它為何要這樣玩我？它是誰？我跟它有何因緣？之前半年發生的所有事情，也未有影響我的情緒，但是今次這個它是非常影響我的日常生活。

觀音菩薩照著我

之後過了幾天，我去了某念佛堂的《大悲懺》法會。那日天空有點陰暗沒有陽光，午齋後，身體仍是很冰冷，我站在一尊位於室外的觀音菩薩像的右邊，合十念「六字大明咒」（請參閱《佛教脈絡》〈「六字大明咒」〉一文）。不久後，天空逐漸變得晴朗，突然感到有兩道溫暖的太陽光線照射著我，一道射向我的左頸項，一道射向我的左邊身體，頓覺身體很溫暖。打開眼睛觀看，卻看不到前方有任何陽光，天空只是晴朗而已。那兩道陽光光線，是由我左邊的觀音菩薩像方向照射過來的，是菩薩照著我，所以一整天，我也是甜絲絲地傻笑。

下午經過某道場向佛祖禮拜，也順道參加晚上的法會，但是無奈要早退。因為從舊年 12 月底起，腦內一直有很多怪畫面，之後年頭就出現這個它，它不獨干擾我，也使我舊有的壞習氣及想法全翻出來。那晚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內心及腦內，因為

不斷湧現的想法和幻覺而早退。那種擾攘的程度讓我覺得不像平日的自己，令一向冷靜、淡定的我也坐立不安，這個它真的令我很煩惱，所以我決定離開，離開後一切妄念及幻覺息滅。

26. 佛七

(一) 心安定了

2016年1月11日，去了某寺啟建的彌陀佛七，即七天也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我整天也是用心念、用耳朵聽，這樣意念會比較集中，也省回不少氣力。因為用氣就會扯動心臟附近的肌肉，不過即使不動氣，也已是一陣痛、一陣不痛，我唯有細緻地感受它的變化。經過一個早上的繞佛及打坐念佛名號後，心終於定下來，感覺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了心跳及呼吸，也沒有任何雜念及干擾，心裏十分清淨。下午繼續念佛名號，耳朵聽著法師們念佛名號，心裏自然地跟著念，只覺得一陣陣喜悅充滿全身，並且自然地流露在臉上。

(二) 意念跑走

可惜那種「輕安」的感覺維持不到第二天，因為帶領我們念佛名號的法師喉嚨沙啞，有些音跑走了發不出來，而我的意念也跟著跑走，去了「請法師吃喉糖、做法師也挺辛苦等」。其後更帶來它的干擾，人也變得煩躁，最終我的心定不下來，到了下午施食餓鬼時，感到有物體從我的心臟飛走。不久後，它從我的腳板底進入我的身體，當法會完結後離開。我向寺院

對面、維修中的觀音菩薩像禮拜問訊，感覺亦有少許遊魂野鬼進入我的身體。在晚上打坐的時候，起初是它在干擾我，心平定後，就感到下午的遊魂野鬼像被抽走般。它們由小腿進入我的身體，心平定後就由小腿被抽走，不知道它們去了哪裏，但是顯然那不是我的力量，我未有那種能力，雖然不知道是誰的幫助，但是也很感謝及感恩！

「身輕安」能使身體舒適、暢順、輕飄飄，恍如身處無重狀態；「心輕安」使心輕鬆、安穩、喜悅、精神集中。

(三) 高人相助

經過兩天的反反覆覆，佛七的第三天我並沒有出席，因為想留在家中調整自己的心態後再重新出發。下午時份調整完自己的心態後不久，我坐在電腦面前工作，忽然覺得有一股力量硬給我的心定下來。不久後，心臟位置有一種清涼的感覺，那種清涼慢慢地覆蓋我左邊身整個心口，就像有一股力量，要清除我心臟內的鬼魂那樣。而那種清涼的感覺，更漸漸伸延到我的左臂及左背，不知道是何方高人的幫助，連續兩天了，實在很感激及感恩！晚上打坐時，仍舊有些干擾，於是我嘗試把意念定於心，不久後干擾停止了。以前打坐時，我根本不會制止任何念頭，就讓它們隨時來、隨時去，並沒有造成任何干擾，因為我的心始終不變也不動，更不會造成任何心煩意亂，但是這次的情況有點不同，別人打坐通常是定於鼻尖或一境，而我就要定於心，以控制心臟隨時被拉下沉的感覺，也要抵抗隨時而來的干擾，這還是打坐嗎？

(四) 落荒而逃

法會的第四天，除了在第一天到過亡者牌位區上香之外，之後我再也沒有踏足那區，我的心靈實在需要休息及回氣，也需要想清楚我的前路。可惜，在下午念「往生咒」時，感到心臟一下放鬆，心想不是吧？我沒有感到有鬼魂接近我，除了早上打坐念佛時，曾經有一刻心臟像被緊握過，真不知道又是何方神聖，更不知是何時何地惹上，只知道它幾乎令我透不過氣。

之後一天在施食餓鬼時，我在心裏說：「食完返嚟唔好鬼祟祟，起碼要畀我知道你返咗嚟。」結果不久後，它就堂堂正正的回來找我，還逼得我在進行中的法會落荒而逃……

(五) 觀察、體悟

這次的佛七，我幾乎沒有用口念過佛名號、經及咒，因為我想細細地感受我對經、咒、佛名號的反應，如我的意念、心態、思想、呼吸的粗細、身體的疼痛、心臟的跳動等。這七天對我來說，是學習、體悟、觀察、發掘，甚至是它，也是來讓我開悟的。我擅於從苦中尋找樂趣及意義，或者叫它做轉念，這樣才可以使自己樂觀及快樂地繼續走下去，也可令自己了解、認識得更多。我這是修慧（智慧）不修福（福報），沒有跟人結下善緣，相信前世也是如此，今世才沒有甚麼福報（如金錢、健康、無憂無慮等）。我們應該福慧雙修才是（布施、持戒、忍辱是修「福報」；精進、禪定、般若是修「智慧」）（請參閱《拆解宗教及人生（上）》〈六波羅蜜〉一文），其實我不需要每天營營役役，能夠隨心所欲做自己喜歡的事，那已經是我的福報了。

除了觀照（覺知）自己的身心內外，我也感到有鬼魂碰觸我的身體，但是我就好像一隻驚弓之鳥，跟前半年的冷靜、淡定、態然自若、欣然接受的態度判若兩人。這個它真的令我有點驚慌，只是過了十多天而已，已把我折磨得走了個樣子。最後一天的佛七，我還是到了牌位區上香，要來的總是會來，逃避並不可以解決問題，唯有以平常心及冷靜沉著面對。

27. 是誰相助？

懂得控制干擾後，它居然轉到我的夢中，記得那個夢很短暫及被中斷。第二天早上在半夢半醒間，干擾又再回來，腦中忽然出現一尊金色的佛，由遠而近、由小而大，干擾立刻消失，而我也隨即清醒，難道這幾次也是佛菩薩的眷顧及保護？

想起大約一個月前，途經向觀音菩薩寫懺悔錄的寺院時，曾經為這幾本書求了一支籤，是 33 號中籤（咬金聘仁貴）：

內藏無價寶和珍，得玉何需向外尋
不如等待高人識，寬心猶且更寬心

解曰：內藏金玉，不識外尋
遇貴指引，不須勞心

這幾次高人或佛菩薩的相助，的而且確幫助了我不少，干擾亦暫時消失，但是我很好奇，究竟是誰幫助我？

28. 鬼龍

想起在禮拜第三部《梁皇寶懺》的第一晚，它們來警告我不夠專心時，那條排隊的鬼龍是很長的（我在它們頭上飛過，所以知道有多長），只是排在第一位的男冤親債主出聲警告我而已。當然了，累世作了不少惡業，也殺及吃了不少昆蟲動物，那麼長的鬼龍也是應該的（後來發現部分是飛進我身體內的遊魂野鬼）。我知道我只可以靠自己化解，別人是幫不了我，相反，我可能還會影響別人，靜心回想一下是由今年初開始，心就定不下來，妄想妄念特多，壞習氣和舊有的想法，也通通浮現。樂觀一點來看，此時才是改過修行的大好時機，可惜我卻疏懶了，因此之前在面上消失了紅印，又再重新出現，不過就不再痕癢，反而頭髮內之痕癢印卻消失了。忽然發現我幾乎天天也在無意中殺生，因為家中的米放置得太久，生了一隻隻小米蟲，我在洗米時沖走了牠們。

在殺害昆蟲方面，只要不是刻意、計謀虐待死昆蟲，不知者不罪，相信昆蟲也不會怨你，當然預先防範避免滋生昆蟲是最理想。

某日心臟跳動雜亂無章，忽然心定了下來，人亦剎那安定。之後到某精舍打坐，心是定了，但妄念仍是轉過不停，我在心內問了自己一句：「你而家喺度做緊乜嘢？」，答：「禪坐」，當即所有妄念統統消失，禪就是活在當下、專注地投入眼前的事物，吃飯就是吃飯，睡覺就是睡覺，打坐就是打坐，腦內不

要想著其他事情（如不要在睡覺時想著工作的事、吃飯時責罵子女的成績操行、工作時想著家裏的事），並且覺察自己的心念。回家途中，心臟突然痛了起來，我未有理會，回到家，首先念了十多遍《心經》，仍然有少許痛楚，就轉了念「往生咒」，念了數遍就覺得心臟位置有一種清涼感覺，於是念至不痛。到底哪位？冤親債主？還是在哪裏惹上的？不得而知。

29. 重新上路

2016年1月29日，去了某協會的三時繫念法會（請參閱《宗教及人生（下）〈法會的種類和意義〉一文》）。由於某個無形眾生的干擾又再回來，因此在道場內，只顧著自己及它。當時心口十分脹痛，亦呼吸困難，我嘗試專注的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以及耳聽法師們念的佛名號，結果也只是為我減輕了少許的痛楚。之後突然想起身在道場內，怎麼可以只顧著它？於是就不再理會它，再次專注地念佛名號，小腿就立即有點感應，而我的心口也不再痛及呼吸暢順，但由於之後常想這本書的事而分心，到最後，我還是得不到解脫，心臟時痛、時而不痛。

做人有時真的不可以只顧著自己及執著眼前的事物，放開才可以看得更遠及更多，而得回來的，可能會令人喜出望外。

2018年

60. 劍指

這幾天窩在家中重看某電視台的靈異節目，2016年初幾個月，是我人生中最無助、最驚恐及最憤怒的日子——那年「驚不擇路」見到電視中的師傅能夠幫人驅鬼，於是便在睡覺前心中祈請師傅到來幫我趕鬼，不久後床尾的上空突然出現了一下亮光。由於閉上眼睛的緣故，我根本看不到是甚麼亮光，在張開眼睛的剎那，那個亮光同時消失。約半分鐘後，亮光再次在我面前不足兩呎燃起，這次我清清楚楚的看到，它像是兩把劍互相磨擦、碰擊的閃光，當時我對這個閃光感到十分疑惑，因為即使在打架，那也只是赤手空拳，哪來的劍擊閃光？後來我沒有再深思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厲害的無形眾生日夜纏著我，我到哪兒它就黏到哪兒，那些日子，我經常在想方法「激」死它，根本沒有時間想其它任何事情。

2018年2月13日回看當天的節目時，竟發現內容提及師傅在作法時使用「劍指」，我立時為之一震，因為祈求不久後出現的兩次閃光，就像兩把劍碰擊時發出的閃光。我想「劍指」不是真的一把劍，只是打開某些渠道或佈陣的指法吧？我相信我也不是請到那位師傅，而是某個武功了得的鬼在跟我的鬼在打架，又或是我的鬼營造出來玩弄我的玩意。

其實不太贊同這類靈異節目，因為接觸鬼魂可以很危險，探靈更不是遊戲，所以不要隨便探靈、玩碟仙、養鬼仔、跟鬼溝通等，否則就是自尋死路，甚至可能連累他人，而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2016年1月時，記得一個坐在我床邊的長

髮女鬼警告我：「唔好再同某某玩，佢會累死你！」幾個月後我真的幾乎死了，幸好我人硬、命硬。

我不太明白師傅為何在節目上說那麼多，其實跟任何靈體溝通，根本不需要開口說話，只要心念已能做到，越說得多，只會令人覺得自己是精神病？或許我們真的是精神病，又如何？究竟是人們的「無知」是精神病？還是師傅的「好管閑事」是精神病？其實人人都是精神病，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大鑼大鼓開壇作法才可以接觸得到？是小看了鬼？還是小看了人？這世界有「需求」就有「供給」，人們喜歡看儀式就給他們儀式，實際上是：「可以不用任何儀式！」真的只是勸導、談判及請它離開就是。

61. 鬼的把戲

2018年2月23日，去了佛教某弘法中心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啟建的新春供佛齋天（簡稱供天）法會。燄口法會在下午五時左右開始，在法會開始前約20分鐘，站在台下、距離約40呎的我，看見台上一個東西在高速轉動，我不禁發呆的看著它轉動，數秒後，它慢慢的停下來，數小時後，我才有機會走近觀察它是甚麼。原來它是一盤用高腳玻璃碟盛著的四個蘋果，可以肯定的是那玻璃碟不能轉動，即使有人動手轉動它，也不會達到我見到的速度和暢順（如洗衣筒乾衣的速度）。我不知有否其他人看到它轉動，因為那時台中央沒有人，兩旁及台下的信眾也是背向台談話。

這讓我想起一次經歷，有厲害的無形眾生在我面前轉紙，那不是一張平直的紙，是一張搓成一團後再弄平的皺紙。因為我要把皺紙上的字抄到另一張白紙上，所以這張皺紙只在我面前一呎左右，當時家中只有我一個人，我的雙手是按著白紙，忽然發現那張皺紙卻動，於是我停手定睛看著它，看著它慢慢向右轉動，再慢慢向左轉動。我不禁衝口而出：「好叻喇！駛唔駛讚你？」（其實已讚了它叻，只欠拍手高聲歡呼讚美）紙張便不再轉動。今次想破頭顱也不明白它（四個蘋果）的轉動是甚麼原因，是所有人也可以看得到？還是它們影響我的腦袋，使我產生幻覺，才會看見它的轉動而其他人不會看到。

這令我想起2016年4月時被送進醫院的第一晚半夜（送院時間是晚上約九時），看見在我的病床四周也佈滿一些很奇怪的閃光，亦看見牆上一幅畫有點異樣，線條也有點彎曲，更有一把男聲不停恐嚇及威脅我，我相信那些現象只有我一個人看得見及聽得到，因此斷定那個轉碟亦只有我一個人看到。在被送進醫院約一星期前，有把男聲叫我從住處跳下去，說它會在途中接著我使我安全著地，當我不願意時，它又要我跳下去免連累家人，結果我真的聽從換衫準備跳樓，但是再經思量後反悔，就躺在地上像小孩發脾氣哭及「典」地，質問為何我一定要死。這當然沒有答案，卻為背上磨了幾處傷痕（那時我還有理智選擇穿工人褲，因為考慮過著地時衣服不會散開），幾經數月傷口才消失無痕。在送進醫院前約十天，有一把女聲說我是「大勢至菩薩」，我的反應卻是冷淡、自嘲、疑問，結果再出現一把男聲嘗試認證，卻受到我的質疑，稍後又再出現另一把男聲，指我未來會成佛要替我授記，我卻質疑它的身分及我的可能性，結果它大怒消失了。

2016年3月，有一天我在某道場上佛學初級班，由於厲害的它不停說話騷擾我，為了確認它的真實存在，我用右手托起軟垂左臂的手腕處，用心念叫它托起我軟垂的左手掌，結果我的左手掌慢慢被托起至左前臂同一水平線，這個托起的狀態足足維持了五分鐘，我才叫它放下我的手掌。經第二次催促，兩秒後，我的左手掌像是被人斬斷般半秒跌下，實際上，那堂課我不大知道法師說了甚麼，因為我忙於做實驗。2018年中某早上睡醒，我趴在床上賴著不起來，放在屁股旁的右手掌手指彎曲朝天，突然感覺食指被板直，之後再板直中指，我真的以為手指突然失控，雖然心中不覺驚慌，但也被嚇了一跳。2016年3月中，我用心念叫厲害的它握著我的手，之後真的感到手中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於是我用輕力握著它，覺得它有一種彈性，但是只要稍微用力握下去，它就會立即消散。

62. 白色飄浮球體

2018年2月26日看了一齣電影，其中一個場景是一位東密的堪輿學家在山洞內超度遊魂野鬼，山洞外的同事則拿著手機拍攝山洞外的情況。他的同事突然拍到一大堆白色球體從山洞內飛出來。那些球體令我想起在2015年有次說不要施食時，感到一個球體從我的胃升上咽喉，再從我的口內飛走，由於那時是黑夜，我實在看不到它的樣子。在2016年某法會，我清楚看到一個白色球體，在我口內飛出再向橫飛走，那個球體的樣子就跟畫面中的球體極為相似，甚至可以說是一模一樣。這亦令我想起佛經《慈悲三昧水懺》中，悟達國師心生驕慢，之後

他看見一珠飛入自己的左膝蓋，後來就生了一個痛楚難當的人面瘡（請參閱《拆解宗教及人生（下）》〈《梁皇寶懺》的由來〉一文）。以上各事件，也有不謀而合的共通處，孰真孰假，讀者自行判斷吧！我卻開始疑惑：「我肚內究竟還有多少這些球體？」

63. 夢中被追

2018年3月1日，是我「可以」踏入46歲生日的大日子，於是決定一連兩天去不同佛教寺院參加供佛齋天法會。在法會前一晚剛睡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自己身處在一個四周空曠無人的地方，數秒後出現了一個人形物體，我卻看不到他的樣子，那時我才知道自己身處夢中。於是我把意念集中在夢裏，它沒有跟我說話，只是不斷纏著我。那時我意識加強不時閃避，並且高速向後退，心裏想著不要跟它糾纏，於是坐在地上打坐，立時四周一切人、境消失得無影無蹤，可能是我的打坐功夫不夠，不足一分鐘，就感到它在我的面前再度出現，並且給它纏上。之後它問了我一個問題，在我回答它的問題後，我的夢也完結，是真真正正的失去意識睡著了。已經很久沒有再被扯進夢境或空間，真的有點不習慣，其實它想幹甚麼呢？不知道！卻留意到在一些特別的日子，我的生命也隨之賦予新的體驗，我不知道將要面對甚麼？之前的我，是對任何新的體驗，皆表示極度歡迎也感到輕鬆自在，但今天的我，卻掛上少許憂慮及不安，不過我還是會細細地思索、發掘和體會，也樂觀面對，雖然我感覺這將會是最後一次。無疑在這三年裏我體悟了不少

棋子的話：

全書內容是本人的個人經歷，不要隨便倣效。

要勸請附身的鬼魂離開，可不是鬧著玩的事，不要以遊戲、探索、測試的心態對待。要勸請附身的鬼魂離開，除了要有正向、清晰的價值觀及認知「真實」的世界之外，也要以客觀、多角度、平常心的思考及觀察人事物，亦要有修身修德、有慚愧懺悔的心、愛護慈悲其他道（請參閱《宗教及人生（上）》〈死後去處〉一文）的眾生，也要衡量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真正」的了解自己，以及有能分辨真假、內外、對錯、現實虛幻境界的頭腦。除此之外，你亦要考慮將來或會有其他鬼魂來找你幫忙，要有後續的處理方案，千萬不要像我般盲春春及胡亂瞎撞，否則你還是求助於能勸導鬼魂放下執念的「真正」通靈人吧，這會比較適合你。

再次提醒，「絕對」不能隨便、輕易、糊塗行事，更不能「疑心生暗鬼，無事搞出事」，筆者重申只有極少數人被無形眾生纏繞致病。生病應當先求診中醫或西醫，不要延誤了醫治。

前世今生、因果業報是真實存在於世間的，業報多反映在現世接觸的人、事、病及潛意識上，只有極少數情況會變成以無形眾生追討。所以人活在世上還是應當專注、關照好眼前的人事物，並且妥善照顧自己的身體。做人做事要對得起天地、法律、他人及自己的良心，切忌陷入、沉迷、執著於在前世今生因果的旋渦裏鑽牛角尖，因為有可能根本沒有「前因」，相

反今生的糾葛才是種下「後果」的第一因。反省改過、修正言行、重新認識自己、積福修善、不存歪念、處事換不同角度思考（如逆向思考、換位思考等）、努力做好今生每個角色（既是子女的「合格」好父母、配偶的好伴侶、父母的好兒女，亦是好同事、好鄰居、好公民、好朋友、好媳婦女婿等）、活在當下及珍惜眼前人事物就是。

世間覺系列 (1) 與鬼相應日誌

作者：棋子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HoYin@MUD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1 年 10 月

圖書分類：流行讀物／靈異

ISBN：978-988-8743-43-8

定價：港幣 88 元正／新台幣 350 元正

《與鬼相應日誌》是「世間覺系列」第一冊，輯錄作者過往遇到的靈異怪事。年輕時中風昏迷致靈魂離體，二十多年後，她才知道身上有「冤親債主」；其後不時感到被抱、心臟被抓出來、有東西飛進身體，試過下地獄，曾很怕自己，不知是人是魔，恐怕自己突然離世，甚至被認定為思覺失調，送進精神科……

一切一切，原來都與「它」有關！

作者的愛貓能看見鬼魂，她怎樣令牠死前舒服些？作者一直以為身體受到風寒、受傷、勞損等才會引起疾病或疼痛，但原來不是——自從附在身上的紅衣女鬼走後，她的心口痛竟然減少了九成。作者十幾年前已患抑鬱症，會不會當時已被鬼整？

當你自覺一生命途坎坷難行，是祖先父母留給你，還是自己前世沒修行？鬼跟自己的對話只是幻聽？跟鬼溝通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鬼又會玩什麼把戲？何以在打坐中靈魂離體？西方對輪迴及靈魂之事有什麼看法？

以上種種，《與鬼相應日誌》都會為你慢慢講解。此書原為作者的私人日記，但有感對別人也有啟發及反思的作用，故無畏向大眾展示，為讀者剖白世間部分真實相貌，以及揭開一些難明難解的神秘現象。

ISBN 978-988-8743-43-8



9 789888 743438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靈異

定價：港幣88元/新台幣350圓正